

# 生死兩茫茫

(本文插圖刊第8頁)

## 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

### ● 趙淑俠

#### 揭開至情至性真象

中華文化裏有許多好東西，但也有許多不合人性之處；其最甚者莫過於對人——特別是女人，個人價值的貶抑。

上下兩千年，直到今天，被歌頌的好女人都所謂的貞賢淑女或剛節烈婦，王寶釧死守寒窯十八年，趙五娘描容上路，某某女士茹苦含辛守寡，某某女士如何接納對她不忠不義且曾遺棄她的丈夫，都是好女人的典範。她們的好和德性高超，是歷久以來被深信不疑的。

但若仔細分析這種好德性的本質，便會發現，差不多全是鼓勵女人為他人，或為一個觀念去犧牲，放棄自我，強行熄滅生命的原始力量 and 意義的，可說實在是男人在利己心態下製造出的滿篇愚民之言（孔老夫子也是男人）多少年來，女人就在這種愚民觀念下表現她們的美德。釀出一樁又一樁的悲劇故事，其中「貞節牌坊」應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。

不理會這套歪理，偏不放棄追尋健康而快樂的人生的女人偶爾也有，自然多半是被當做反面

教材來看待的。因此，許多女子縱然有追求的熱情，却無實際行動的勇氣，能熱情與行動並進的少之又少。在少之又少中，五十年前與已故蔣經國總統熱戀的章亞若女士，應是其間的佼佼者。這是我近年來看到報章雜誌有關「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」的報導後的直接感想。

大約是七、八年前，在香港的刊物上，首次讀到有關蔣章之戀的文章，因為那本刊物在當時很喜歡醜化中華民國，而那篇文章又充滿了挖苦，詆毀，血口噴人的語氣。所以我立即的反應是不信，只認定是無聊之輩的抹黑造謠的又一章。

但是後來在海內外的報刊雜誌上，連續讀到此類資料，繪聲繪影，接着蔣章二人的後代親身接受記者訪問，證明真就是真，掩蓋不了。可惜這些報導不是只說了些蛛絲馬跡和臆測之言，便是以揭人陰私、掀人醜聞的心態在編造謠言。因此筆者建議史學家，作專題研究，以春秋之筆，忠實而客觀的寫蔣經國的傳記，使一切的小道消息和不實傳聞失去擴展的空間，好刺激喜詭祕者也必不再扭着婚外情這個題目製造幻想，使蔣經國總統生命裏晦澀的一篇得到明亮的展露在日光之

下，使得歷史的歸給歷史，人情的還給人情，真實的回到真實，非婚生子章孝嚴、章孝慈趕快歸宗蔣姓，各恢復其原來面貌。我想這一點應是寫蔣經國傳中「蔣章之戀」必須要把握着的重點。

#### 出軌之愛瑕不掩瑜

據說多年來各方人士誠惶誠恐，小心翼翼的掩蓋蔣章之戀的事實，為的是怕有損蔣經國總統的偉大形象。這我就不懂了；「偉大」居然是要這個樣子刻意製造的嗎？一個政治人物的偉大與否，要看他的政績和表現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偉大是製造不出來的。我一向認為蔣經國是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，原本貧窮落後的台灣，在他的領導下建設到今日的現代化，經濟上不單是四小龍之一，也是舉世注目的大富翁，開放黨禁、報禁和大陸探親，關心民間飢苦，力行民主，打破地域局限，拔擢台灣優秀人才參政。在台灣的四十年中，幾次當國家受到強權的欺辱時，他都敢於表現憤怒，以牙還牙的說硬話，一反過去許多年來，黨政高官對外軟弱的作風，而他本人生活簡素，凡此種種，有目共睹，不能說不是他具

有偉大才能和品質的明證，難道只因他在青年時代有次出軌的戀愛，竟能一筆抹殺？

### 情有獨鍾豈非緣分

人非木石，情生情滅常不由己。蔣經國在賴南施新政的階段，正是他在蘇聯鬱鬱十年後，初次有機會一展抱負，發揮理想，表現能力，意氣風發的時期。這個情況中的男人，最渴望的是有知己分憂、瞭解、關懷。章亞若在那個半新不舊的年月，熱情又有才情，可嘆命運不濟，父母給包辦了一個不幸的婚姻，而後又守寡撫孤。如果她肯做個世俗傳統觀念下的賢德婦女，委委屈屈的苦捱餘生的話，世界上自然就不會產生這種戀愛事件，後人想找花邊新聞也沒得可借題發揮。然而章亞若是那種肯思考，敢行動，勇於追求生命的女子，這個淒婉的愛情故事，便無可避免的發生了。巧合加上幾分宿命的神祕安排，正是所謂的「緣」。

章亞若響應蔣專員對青年的號召，投身於火熱的時代熔爐。她與蔣經國同工作，常相見，兩人都喜好文學、繪畫和戲劇，有共同的語言與趣味，很自然的便彼此吸引，由相知而生情。這是為甚麼麼很多人奇怪，當時在「幹訓團」裏比章亞若更富姿色的女團員大有人在，而蔣經國獨對章亞若鍾情的原因。

### 是場悲劇並非醜劇

美人如好花，令人目悅神迷，喜歡之情油然而生，知己感則能觸及到心魂最微細處的靈犀一

點，震撼力強烈，要抵禦也難。蔣章結合乃是心震投契的延伸，在一般標準下應是一對幸福伴侶，唯因他是蔣介石委員長的公子，中國政壇未來的希望，又是有婦之夫，這段姻緣自然從一開始就是不被祝福並暗藏重重危機的。章亞若以飛蛾撲火的心情，義無反顧的去愛她該愛上的男人，最後終以身殉。這是一場悲劇，並非醜劇。

一個站在政治舞台前端的人物，不見得就是完人，事實上世界雖大，却找不出幾個絲毫沒有缺點也從不做錯事的人。人海紅塵，七情六慾，能不動聲色度過情關的英雄好漢能數出幾個？

中國人重道德，對所崇拜的人尤其要求道德完美；包括政績與私生活兩方面。但是男女之情是否便證明私生活的不嚴謹？我想不能一概而論。譬如目前台灣流行的「午妻」之類，充滿了對女性的侮辱與縱慾性質，如果那個男人迷上這種情，則證明他是個生活放蕩的大俗物。但若是在某種情況下邂逅伊人，激發起至情至性的真愛而無力自拔，則雖然既不應該，又傷及到身邊一些無辜親屬，更有損個人形象，亦不能以泛道德的標準來衡量。

### 戲台捕捉逝去的夢

蔣經國對章亞若應是一片真情；這一點在前面已分析過，他們屬於志同道合心靈投契的伙伴。在一些記述中，說明蔣經國在病重昏迷時會呼喚章亞若的名字，除了這已證明他對章的癡心之外，我另有個新發現；在四十年代初期，坊間盛傳蔣經國欣賞一位國劇名伶，常常去聽戲。看了

章亞若的像片才發現，她與那位名伶的神貌是多麼酷似，都是圓圓的面孔，纖秀細緻的五官，眼角眉梢含蘊着一抹嫵媚的淺笑。如果說蔣經國難忘年輕時的情侶，在相似的形體上撲捉逝去的夢，應是合乎情，也合乎心理學的看法。

與章亞若的一段情不是蔣經國生命中的敗筆，敗筆是他沒勇氣公開承認。假若他說：「不錯，我年輕時曾愛過一個女人。」，我會更佩服他的誠實和人格的優美，無奈我們的社會寧願歌頌沒道理的假道德，也不鼓勵說真話。中國人一向生活在這種海市蜃樓式的道德觀中，任何個人都無力違抗，不管他是位高權重的強人，還是一介碌碌小民。

### 既是情聖也是凡人

半個世紀過去了，如今章亞若墓木已拱，蔣經國也已作古，留在世上的是他們謎一般的情，和他們出類拔萃的後代子孫。寫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應該把能發掘能交代的都寫得清清楚楚，事實就是事實，至於讀者持甚麼想法，自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，譬如說章亞若的死，即是一個永遠解不開的疑團，但我們不應做沒有根據的推斷，也無須做福爾摩斯式的大偵探。過去的歲月已成逝水，悠悠遠去永不復回，使我們高興的是，這段歷史終將大白於天下，必將有坦直清楚的文章出現。而令我們感動和不勝唏噓的，是這個故事發生在一生辛勞，愛國愛民的蔣經國總統身上，證明他也是個有血有肉有情，有長處和缺點的人。原來他和我們是一樣的。